古文關鍵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文關鍵

呂祖謙編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刻古文關鍵序

東萊先生曾裒宋一代文・爲文鑑百五十卷・厥後樓氏沿之・而有崇古文訣之選・王氏因之・而有古文集成之編・近代則荆川文編・鹿門八家文鈔・咸播藝林・稱爲善本・顧其書率卷帙繁重・承學之士・或艱誦習・不免望洋・至若坊間讀本・指不勝僂・半皆去取弗審・評隲寡當・彼自於古文未涉其樊・用以操選・祇誤來學・惟疊山謝氏文章軌範與先生是編・最簡而要・雖所甄錄・文僅數家・家僅數篇・而構局造意・標舉靡遺・實能灼見作者之心源・而開示後人以奧窔・由是推之・乾坤以闔闢爲關鍵・山川以脈絡爲關鍵・宮室以門戶爲關鍵・人身以筋骨爲關鍵・胥是道也・否則有文章而無關鍵・譬諸枯樹之枝・死獸之鞟・軀殼雖存・而生氣已索然盡矣・然則不知此法・無以作文・不讀先生是書・又何以知古人作文之法之妙哉・

是書原出於崑山徐氏・重刊於錫山華氏・蓋宋槧也・余家藏其本・檢授梓人・願與海內文章家共寶之・同治十年夏五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謹序・

柳子厚嘗言・古今文章・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豈不信哉・自昔集錄之家・無慮什伯・往往淪逸不著・有宋一代・文章之事盛矣・而集錄古今之作傳於今者・僅三四家・夫亦以得其當者鮮哉・眞西山正宗、謝疊山軌範・其傳最顯・格製法律・或詳其體・或舉其要・可爲學者準則・而迂齋樓氏之標註其源流・亦軌於正・其傳已在隱顯之間・以余考之・是三書皆東萊先生開其宗者・東萊呂子關鍵一編・嘗時多傳習之・今世見者或罕矣・使竟隱而弗彰・不重可惜邪・觀其標抹評釋・亦偶以是教學者・乃舉一反三之意・且後卷論策爲多・又取便於科舉・原非有意採輯成書・以傳久遠也・舊跋云・乃前賢所集古今文之可爲法者・東萊先生批註詳明・審此則非東萊所選可知・然其手眼・實出諸家之上・西山、疊山、迂齋皆似得此意而通之者・作者之心源骨髓・一一抉出・不啻口講手畫・以指示學者・可謂知之深・而與得

之者同其難矣。苟讀之而心解神會。則難者正無難耳。雖然。文以道爲歸。言或乖於義理。雖工無取焉。集中登載雖隘。揆之義理。未必悉合。朱子嘗因東萊詮次文海而告之曰。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可取。其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卻不妨耳。其言正爲此也。然於斯道有發明者爲多。在善學者分別觀之耳。崑山徐君敬思、司寇先生季子。稟其家學。好古尤篤。舉是編而重加讎校。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學者翫心於此而有得焉。徐季子之爲功於斯文不少矣。嘉定張雲章漢瞻氏書。

古文關鍵凡例

一、古人讀書。凡綱目要領。多用丹黃等筆抹出。非獨文字爲然。後人亂施圈點。作者之精神不出矣。東萊先生此編。家藏兩宋刻。刻有先後。評語悉同。皆以抹筆爲主。而疎密則殊。一本稍前者。每篇抹不過數處。皆綱目關鍵。其稍後一本。所抹較多。幷及於句法之佳者。今將二本參酌互用。第恐抹多而汨其面目。大概從前本爲多。其接頭處用抹。則從後本。明唐荆川先生文編於接頭處用抹。尙是古法也。

一、評語兩刻雖同。皆非親受之東萊先生者。流傳轉寫。俱有誤謬。或上下倒置。或行次易位。又雜以陶陰帝虎。驟閱之有了不可解者。今一一審諦。可無舛錯。但古人評文。只期切當。無嫌俗語。今人多所藻飾。中窾者希矣。須識此意。

一、界畫處乃行文段落間架。前本頗明整。後本多瑣碎不足依。然各有誤處。今皆正之。

一、前本不施圈點。偶點其一二用字着力處。圈則竟無之。後本稍用圈點。或一二字。或一二段之下。間有着圈者。點則連行連句有之。要不過什之二三耳。翻嫌太略。未敢輒依。讀者既得其要領。於其開合波瀾。抑揚反覆。轉換變化。起伏繳收。種種自能領取。隨其所得。各施圈點可也。

一、後本有蔡文子註。其中習見者可删。缺略者宜補。恐損其眞。今皆仍之。第脫誤最多。一一鉤稽。得其所自來。爲之是正。此書卽爲宋人所註。畢竟有補於學者。

一、字句不同處。韓文自朱子考異出。斟酌盡善。無可復議。今世刻本。悉多遵依。但東萊先生評閱時。原在考異未出之前。間有一二爲今本所絕無。而考異中兩存其說者。覺東

萊所定・亦非無意・則酌從之・間疏臆說於其下・柳文則於諸本中從其字義之優者・歐文屬藁時便多不同・老泉以下・異同頗少・俱覓善本酌而從之・大抵註中云一作及或作者・尙可依・今本者又次之・云時本則下矣・或註本句之下・或卽在本字下・總之添入蔡註未有也・一二臆說・皆有按字以別之・

古文關鍵

總論看文字法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人用意下句處。蘇文嘗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人。蓋近世多讀故也。

第一看大概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敍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

看韓文法

〔簡古〕一本於經。亦學孟子。

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文。

看柳文法

〔關鍵〕出於國語。

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辯。議論文字亦反覆。

看歐文法

〔平淡〕 祖述韓子。 議論文字最反覆。

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委靡不振。

看蘇文法

〔波瀾〕 出於戰國策、 史記。 亦得關鍵法。

當學他好處。 當戒他不純處。

看諸家文法

〔曾文〕 專學歐。 比歐文露筋骨。

〔子由文〕 太拘執。

〔王文〕 純潔。 學王不成。遂無氣焰。

〔李文〕　太煩。　亦麤。

〔秦文〕　知常而不知變。

〔張文〕　知變而不知常。

〔晁文〕　麤率。　自秦而下三人。　皆學蘇者。

以上評韓、柳、歐、蘇等文字。說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說誨人。

論作文法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爲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

爲文之妙。在敍事狀情。

筆健而不麤。　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　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　意常則語新。　辭源浩渺而不失之冗。　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　結前生後。曲折幹旋。　轉換有力。　反覆操縱。

上下。　離合。　聚散。　前後。　遲速。　左右。　遠近。　彼我。　一二。　次第。本末。　明白。　整齊。　緊切。　的當。　流轉。　豐潤。　精妙。　端潔。　清新。簡肅。　清快。　雅健。　立意。　簡短。　閎大。　雄壯。　清勁。　華麗。　縝密。典嚴。

以上格製・詳具於下卷篇中・

論文字病

深・　晦・　怪・　冗・　弱・　澀・　虛・　直・　疎・　碎・　緩・　暗・　塵俗・

熟爛・　輕易・　排事・　說不透・　意未盡・　泛而不切・

古文關鍵目錄

卷一

看古文要法

韓文

獲麟解　師說

諫臣論　原道

原人　辯諱

雜說　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尚書書　答陳生書

答陳商書
送王含秀才序
送文暢序
柳文
晉文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捕蛇者說
與韓愈書論史事
送薛存義序
歐文
朋黨論
縱囚論

爲君難論下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
春秋論中　秦誓論
上范司諫書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卷二

老蘇文

春秋論　管仲論
高祖論　審勢

上富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東坡文

荀卿論　子思論

韓非論　孫武論

留侯論　鼂錯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孔子墮三都志林

秦始皇扶蘇志林　范增志林

厲法禁　倡勇敢

錢塘勸上人詩集敍　六一居士集敍

潮州韓文公廟碑　王仲義眞贊敍
潁濱文
三國論　君術
南豐文
唐論　救災議
戰國策目錄序　送趙宏序
宛丘文
景帝論　用大論

古文關鍵卷一

宋呂祖謙編

郡後學胡[illegible]月樵校梓

韓昌黎文

獲麟解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落佳・其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起得好・先立此一句・承得上好・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周南〕麟之趾篇・書或作載・於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公羊傳〕麟者仁獸也・〔騶虞冠子〕麟者蓋元楊之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謂此類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此見昭昭處・雜・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造語健・蘇文樂論學此下句・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鬣、音獵・〔說文〕鬣・〔禮記〕夏后氏黃馬蕃鬣・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作文大抵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序前意盡・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說不祥・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說祥・

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意高・百尺竿頭進一步・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或無其字・）謂之不祥也亦宜哉・（今本皆無哉字・朱子本亦不用・而註云或有哉字・此因宋刻呂選兩本俱有哉字・故仍之・或因前有此句・遂添一哉字・以堅煞語之勢・且重致其激昂之意・○按此文・或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公因此而作・朱子云・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爲元和獲麟而作也・況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傪・傪死在貞元十八年・文之作在前・明矣・）

師說（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

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關鍵好・人不可無師處・應上・是第二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承接緊・有精神・平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無此說不精神・）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結句處緻・）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本意・）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承接得好處・）嗟乎・（上說了・至此卻立意起・）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一等說・）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翻前人非生而知之之意・轉換好・）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或作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結上意・）是故聖益聖・

（關鎖）愚益愚。（使袁盎傳意）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換骨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體貼親切）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抑揚說輕重處）（按）考異云。（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鬬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讀音豆。今公所用。正本何休。一本者下無也字。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結三句有力。有關鍵）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就鄙淺處說。喻得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嚮前）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生意說。此二句佳）位卑則足羞。官盛（或作大）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結此段意。或無其字。轉換起得佳。）聖人無常師。（語子張子貢云。）孔子師郯子、萇弘、（左）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音談。（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萇、音長。師襄、（史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

子曰。巳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巳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洋。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老聃。註見上。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按）考異。方崧卿本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謂無常師下當有孔子師三字。之徒上當有數子二字。朱子以爲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既無上郯子二字。遂以下郯子屬上句讀。而并疑其下更有敦子二字也。自朱子此論出。遂正其誤。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語述而云。是故或無是字。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處意。綱目不亂。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或作請學。結有力。於余。余或無余字。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諫臣論　考異云。爭或作諫。呂選兩宋刻皆作諫。今從之。○意勝反題格。○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題難文字之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敘得句句佳。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或無以字。爲諫議大夫。

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雖說他好。自開雖他一端。取易新。有力。易恆卦云。）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陽城不出時如此。）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陽城既出時如此。）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時本作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雖分兩段。句上或有以字。）在王臣之（此幾句亦自應前面。）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朱子本無之字。）今陽（此句最有力。以匹夫子實一匹夫。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串陽子二字。）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含蓄下意。）一言及於政。（或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或無之字。）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兩端說。）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孟云。責得他較深。引證陽城不可不諫。直說倒。綱目蠹於此。）今

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一段關鎖。大抵難文字。須教他不可逃避。自前難到此。都無辭了。）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又設兩段說。）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意收於此。又就此轉生意。）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舉小形大。）嘗爲乘田矣。（都避不得。）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並出孟子。）若陽子之秩祿。（不可逃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解。）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按〕招字。方本據國語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音翹。考異云。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一作謀。下同。）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書君陳云。）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又難。）茲（考異作滋。作茲非是。）云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段段電說起。或無以字。）布衣隱於

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說陽子職在此・而非宰相之職・）（杖策相生・）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有經緯・）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又生一意・）（解・）（又難・）（意新・）皆非有心（今本無心字・）求於聞用也・（一段意起於此・）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一本作不・）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證一段之意・）（孟子滕文公）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洪曰）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暖・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最警策・切當之尤者・）（意有餘・）（詞意俱到・）

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或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一作且・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愈擊愈緊・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也上或有者字・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論語語・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左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國佐卽國武子也・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引前說後・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此意尤好・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放他一着・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應結・考異有哉字・○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着・蓋陽子當時畢竟是箇賢者・大抵文字須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先須取他長處・自子告我曰下是・○按唐書列傳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宦族貧・好學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陝之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及爲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也・搢紳

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淺聞得之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諫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意。方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醉仆。無得言。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允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諸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遷國子司業。

原道

博愛之謂仁。（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總結。）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小人上或有也字。）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老子病源。）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方本小字作罪。引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朱子曰。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一篇之意。）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於漢・考異云・或無黃字・○曹參傳・關嫪毐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句長短有法度・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考異云・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方本從之・曰・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又一作魏、晉、宋、梁、齊・今因呂選兩宋刻皆作晉、宋、齊、梁、魏、隋・仍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趙岐孟子序〕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千時惑衆者非一・不入於老・則入於佛・考異云・墨下諸本有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二句・呂選亦有之・今省・入於彼・必出於此・必上一本有則字・入者主之・此處說人從異端・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或無師之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觀周篇〕孔子師老聃・見前師說篇註・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成公元年）（接有力。）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用得新。）（醫策。）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一句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眼目。）（句內或無以字。養上亦有相字。）或爲之君。（聖人治天下有條理。）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或作同。）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湮或作壹。或作堙。方云。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壹。音咽。朱子云。字書。壹、壹。吉凶在壹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氤氲。壹、壹古通用。）爲之政以率其怠勸。（與倦同。莊子。學道不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轉文好。）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或無權衡二字。非是。）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轉文好。）

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反覆論・莊胠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一段之相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或作絲麻・篇內悉同・）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考異云・諸本臣不下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按今本率無能字・皆有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十一字・今仍呂選兩宋刻・）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睡而有力・意外意・）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關鍵・）

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考異云。名下或有雖字。今本或作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引證有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而（或無此二字。）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使荻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語八佾云。）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閟宮云。）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一段之關鍵。）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反覆再應前面說。）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或作書。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句內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關鍵。貫盡一篇之意。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或作而。曰。不塞不流。言語下得好。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主意又見於此。）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人（考異曰。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極好。）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或無此三字。）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結得極好。）篤近而舉遠。（考異云。仁或作人。非是。○余於韓集中。最奇此文。今人多不能讀。然立格造語甚奇險。而意卻甚平正。其歸結在一視同仁二句。竊謂此篇已爲張子西銘開端發鑰。一視同仁。體一也。篤近舉遠。分殊也。推其道。欲使夷狄禽獸皆得其情。其言仁體廣大之

至・直與覆載同量・而工夫全寓於篇近舉遠四字中・愚意篇題當直揭曰原仁・然人者仁也・其命題即此意・朱夫子考異於題下標云・或作原仁・有旨哉・

辯諱　考異作諱辯・今本皆然・呂選兩刻皆作辯諱・其義無異・今存之・以見舊本不同處・○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會有以晉肅行上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鼓吹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出・歸極困・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魚開・卻插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屬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退之諱辯取此意・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方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或有也字・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原本無此四字・今從考異增入・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雨・丘與蘧（音丘・烏蘧、草名・詩音義・江東名爲烏蘧・）之類是也・（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引古人證一篇之意・）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此引事一段・盡是不諱嫌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衞桓公名完・）康王釗（音昭・周康王名・〔書〕用敬保元子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錫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考異引方云・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爲棊・又李涪謂杜度、魏人・諱稱公誤用・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本此・○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爲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考異引方云・顏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屬王名長・旁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今

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承上一段有力・揭彼揭此・）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近玄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或有邪字・或併無下爲字・）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意不露・）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考異云・二矣字或並作也・今從朱子本・）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亦以人情反說・）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去聲・）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雜說一

龍（原本有之字・從朱子省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或有而字・）茫洋（原本作茫茫・今從朱子本・）窮乎玄間・薄

日月。實句。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越筆反。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弗一作抑。不。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乾卦云。既曰龍。雲從之矣。

雜說四

世間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莊馬蹄篇〕伯樂善治馬。〔注〕伯樂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有力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二石。今食馬者。或無今字。或今字下有之字。不知其能有力千里而食也。考異云。而食下疑脫一石字。是馬或有也字。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或無此字。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考異云。且字恐當在等字下。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或有而字。不能通其意。執策時本作鞭。

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結得好・）考異云・兩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呂選兩宋刻俱上句有良字・其眞字・而下句無之・今按如此語勢不甚叶・故并省上良字・其眞不知馬邪・（知一作識・邪考異作也・今呂選兩本皆作邪・從之・）

重答張籍書（此篇節奏嚴緊・鋪敘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下得好・）其邪心・增其所未高・（重說・）謂愈之質・有可（或有以字・）至於道者・浚（造語好・）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即重明輕・重・輕・）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轉換・）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下得好・）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應・）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前漢藝文志）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天下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等傳・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避就回互融化・藏人主意・原本作及・今從朱子・）公卿

輔相。（考異云。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輕。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爲狂爲惑。（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即輕明重。段數鋪敘不雜。）其身之不能恤。（結句佳。）書於我何有。（考異云。書於我何有。言無補也。方作於書何有。誤。）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見家語弟子行。）其餘輔而相者。（文勢自然。）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作文佳。）畏於匡。（下字好。）毀於叔孫。（長短有力。）奔走於齊、魯、宋、衞之郊。（〔論語〕在陳絕糧。子畏於匡。叔孫武叔毀仲尼。〔史世家〕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又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冀乎。（結好。）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語健。）其植根固。（下字好。）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文勢。）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鋪敘間架。）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兩至乎考異至皆作及。注云。方本並作至乎。今呂選正同。方本仍之。句下或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轉。）其爲也（結中含彎。）

策意。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生下意。不敢也。然轉意不露而接。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言著書之意。爲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或有世字。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　埃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孟子舍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蘇文田丞相如或有欲書亦同。字。使茲人有知乎。承襲孟子。非我其誰哉。其行道。應有力。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一篇警策。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此是餘意。勝上或有己字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　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下得好處。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又重試。見得承孟子以道自任。考異云。以或作所。非是。吾豈敢避使尊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論語云。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用事中間架。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旁影甚佳。淇奧詩云。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記雜記云。○按能字呂選兩宋刻皆作爲。蓋舊本都如此。方崧卿以爲當作能。但據李本。以論衡常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事。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朱子

曰・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禮記而信論衡・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況公明育記曰・今定作能字・按朱子所云有脫誤者・疑用禮記全文・而脫去中間七字・故誤能作爲也・豈或作惡・害於道哉・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或有所字・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簡尚書書一本無簡字・○一篇須看大開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原本無行官至來示二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依朱子添入・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原本無信字及傳之者三字・今從朱子本增入・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或無胸中無滯礙五字・考異云・若此語中刪去此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句・不復成文理矣・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上之禱久矣・自此是作文・語述而云・

凡君子行己立身（承上警策）自有法度（立兩句）聖賢事業具在方册（解上意）可效可師（語健）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兩句）內不愧心（有此一句上兩句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句內或無各字）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旱麓詩云）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左）昭二十年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難起好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脫洒再喚）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設兩端）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辭語壯）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關賞上兩意）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平鋪兩意）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孟滕文公云）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老異無此句而云一本覆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妬敗也）彝倫攸斁（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滕文公云。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楊吾子篇云。）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見楊、墨害道。）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及秦滅漢興。（不得不重說。）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前惠帝紀〕四年。赦天下。除挾書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前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遣謁者陸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維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亂乖隔。（下得好。）不合不公。二帝、三王、（說楊、墨如此害道。）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下字。）孟子雖賢聖。（此生一段難孟子。然其中乃意與辭不與。）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反說孟子無功處。）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難一百

或作苟。來字。只作兩三句救起。最警策處。此上一句破前頭數百句。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㒃矣。侏、音朱。南蠻語也。後漢語言侏離。注。蠻夷語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救起孟子。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下得好。見不勝得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字佛、老之害。警策。最下得好。不仁甚矣。甚或作耳。此下卻見韓愈自論責佛、老抑揚高下處。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未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陳生書　諱師錫。○考異云。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中間四段。鋪敘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或無有字・考異云・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說出陳生本意・）所問則名・所慕則科・（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序・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立間架・）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在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或作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我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分作四段・）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大抵作文・三）

段短・則以一段長者承主意・多在末一段・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或無而字・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三意・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原本行上有文字・今從朱子去・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總結一段・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羞字應榮字・惑也・速化之術・應前・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原本作大・學・〔記大學篇〕大學之道云云・○按公爲博士・而師錫將來學・則爲太學無疑・呂祖作大・蔡注因之・恐非是・今從朱子本・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焉・考異曰・方云・見、胡甸切・公時爲博士也・愈白・

答陳商書 設譬格・

愈白・辱惠書・意・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揚中之抑・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鄙無過人智作或知識・且或作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時本吐下有露字・所上有之字・皆後人添入・

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食祿。有求仕於齊者。（主求字。）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屮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考異曰。律呂二字。方從閣梳本作宮。以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也。然凡作樂。一音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尙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他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按。此本可不械。然今學者所。皆因朱子考正之後。得以文從字順而無所隔礙。其前衆說雜出。有若此之無理者。朱子固不得不辨。而今之所刊。雖取簡便。亦附存一二。以使學者得見考正之功。且求通學問之本源。此亦其一端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毋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或作雖。）或誠上有雖字。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原本寮作之。無上之字。今從朱子本。）

送王含秀才序或作送王含。○有感慨不足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阮籍、陶潛並晉人。傳在晉書。乃反覆議論。知彼雖假塞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之朱子本作子。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即彼形此。隱然有不足於醉鄉意。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或有事字。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之不遇教收歸。也。考異云。爲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貞觀、太宗年號。開元、元宗年號。在朝或無朝字。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應。或無又字。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告。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文暢師序（一本文暢上有浮屠二字。○匡正格。○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

頭兩段起語新。文便見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作兩段說來。）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朱子本其名作之名。則是作而是。）可以與之遊乎。（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上段。）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蠻狄則進之。（揚修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衞之音。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狄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鎖前二段。有力。）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或作序。）解其裝。得所敍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此見昌黎本意。）道告（或有之字。）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起好。）、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摩頂放踵。）精髓處。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承接好。）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或作事爲。）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大抵古人許予不肯。或無。）必（直致。言拘。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應後。）

辰之所以（或無所以二字）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或作河江）之所以流・而語之・（應前）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結好）（或無瀆之二字）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彝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或作穀）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承接上文有力）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此說聖人之道本原・見儒者有來歷）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見浮屠無根柢・此句結簡有力）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最警策處）獸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應）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或作免）焉・弱之肉・（應前）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結好）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說破有不盡之意）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餘意）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此段結得有意）如破的・卽乎新者、弱也・（原本翁作溺・今從朱子本・上句爲下有之字）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此二句昌黎本意・兩句說儒者・原本告人作告之・今從朱子）告而不以實者・（連下五箇也字如破

竹。一段工夫極大。此二句見得昌黎不是有意予文暢。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柳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先說事因。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以畀趙衰。〔左〕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秋。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於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使事起頭要接有力。立意。接有力。分開鋪敘。見得大處。教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

態後。文勢見意。已著寺人。

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下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

下字。承上說雙關。回互。輕過予。

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正文公罪。此一句生下句。先理一句。亦應卿相。大抵如貫珠。前既說不謀於卿相。到此說疏外。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左〕僖二十八年。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君疏

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卜字。與嬖近相應。換新意說。即政

之大者相應。引事證。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史齊世家）威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而威公於是始霸。管仲病。威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視。管仲死。而威公不用管仲言。豎刁專相。威公卒。豎刁立公子無詭爲君。五公子爭立作亂也。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文勢。下字。文字好處。意到語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通好。換好。下文回互。衰既是賢。說到此正難解說。故以上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衞鞅。趁上說。（史本傳）公孫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數日不厭。以鞅爲左庶長。後封之於商。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弘、石得以殺望之。（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望之飲鴆自殺。

緣他好誤。此一段餘意精神。又是一意。舉趙衰不爲不是。問寺人則非。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原本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按此與下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呼應不緊對。今別從宋本之善者。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者。精神。時本失下有之字。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是一箇意緻結好。晉趙盾之義。（左）昭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又宣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桐葉封弟辨

此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此一段只是敘事・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埒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邪・成王曰・余愛虞・與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土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時本者上有弟字・非是・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

又難・

開二段說・

難・

意思好・

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

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此幾句卻是正理・

波得好・

急則敗矣。且家（警策。）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鴟鴟者之事。非周公所宜行。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封建論（此是鋪敘間架法。）

天地果無（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起伏。）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勸學篇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

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夫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或無有字下同・）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結一段意・）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封建本意・）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一無也字・）遠矣・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西漢諸侯王表・晉周鑒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輪運而輻集・合而爲朝覲會同・離而爲守臣捍城・（或無兩而字・）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

堂而迎覲者。〔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詩〕車攻、宣王復古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六月、宣王北伐也。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下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陵夷迄於幽、平。或作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或無矣字○〔詩〕王黍離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威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左〕隱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哀三年。劉氏、范氏世爲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結周。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二十諸侯。見史記表。合一作吞。爲七國。戰國七雄。見史記。威分於陪臣之邦。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爲諸侯等事是也。國殄於後封之秦。〔史秦紀〕其先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東周君謀秦。秦誅之。盡入其國。西周君壘獻其邑。莊襄王元年。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

裂郡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同上〕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世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天下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徒・事見本傳・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前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王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功臣表・迄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數年之間・犇命扶傷之一作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酈奴傳〕高帝先至平城・白登・頓冒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紀〕十二年・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餘見下注・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諸侯王表〕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幸國又淺・高后女主擅位・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表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辱，而藩國自析。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吳、楚之屬，專見本傳。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唐地理志〕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魏博、盧龍之屬，專見藩鎮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按唐人多諱治爲理，此文尤多，當從理。余父非之，聽。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或無其字。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間架，專見史記十二諸侯世家。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事見史記趙高、李斯傳・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淮南厲王、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楚王戊、孝景三年反誅之類是也・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前田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入雲中免・上復召以爲雲中守・得魏尙於馮唐・〔馮唐傳〕上既聞廉頗爲人・乃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黃霸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召爲京兆尹・觀汲黯之簡靜・〔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召拜爲淮陽太守・黯不受・上曰・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淮陽政清・上四句・下三句・結・得用事法・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

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一作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一本有斯必二字・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原本有約字・從之謀・屬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一作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吳王濞傳〕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聞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閩、東越亦發兵從・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遠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再難・〔賈誼治安策〕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秦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因循不革・〔通典職官篇〕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一本有而字・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又難・而不革其

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用事好・但理不如此・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史周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國・狥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承得好・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一無得字・）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跟封建・）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僂、朧主切。底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或無家字。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應在後。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篇筋骨。孳、音字。乳化曰孳。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或無上以字。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亦。不復顧。其蒔也若子。下得好。蒔音詩。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應前。轉換。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應前。一段反。或無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

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狀物之妙・練句・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矣哉・一無矣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時本理上有官字・後人增入・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同互・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勖、吁玉切・督爾穫・蚤繰而緒・繰、蘇曹切・蚤織而縷・音呂・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一作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應他植者一段・一句收束・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抑揚好・一節應一節・○嚴序車賓・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敘實事。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龍斲。下得好。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下得好。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抑揚。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抑而又揚。余往過焉。委羣材。文勢。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一作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下得好。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文勢。一作言。畫宮於堵。造語好。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下某字今本皆作其。呂選兩宋本作某。又有樓迂齋標註諸家文。亦宋本。作某。按其字言不書衆工而獨書其人。合

如親見。最狀物之妙處。下得好。

之上文。脈勢甚緊。然作某字則直爲梓人姓字。因篇末始點出。此處尙隱其名。故以某字代之。文義亦好。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入正意。

應前聚衆工一段。

應前聚材相等。

文勢。

應前趨而左一段。

文勢。

造語。

統應前。

能者進而可或作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此段反說・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下語好・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難・或曰・彼主爲室者・此一段承得好・結有精神・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

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造語有力・反覆說・此段稱前・間架大・與反段應・前二段大・難承・後二段小・有力・結得好・

捕蛇者說

感慨纖諷體・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緣反・踠、於遠反・曲脚也・瘻、音漏・癘、音勵・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一宋本作注。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踣、音富。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曩、乃黨反。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一作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牛遥反。亦音敖。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狀物之妙。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一有所字。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輕。其餘則熙

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引證・苛政猛於虎也・柳子本意・〔家語正論解〕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吾嘗疑乎一作於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與韓愈論史官書 亦是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一作方・見書槀・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一作養・役使掌固・一作故・利紙筆爲私書・取而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之下一有或無此字・

有字・不下有宜字・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生一意・二段以重明輕・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一無將字・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又生一意・不有人禍・則一作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宋本者下一有是也二字・按此句文勢趨下・若有是也二字・便是撇上・上云亟去其位・即引孔子之不久於諸邦以證之・見道不直不居其位・與前不宜一日在簡下・後一日可引去正相應・而叙正昌黎、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衞、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意・亦先帶起・而後以下三句對之・文意亦好・但諸本無此二字者多・於義爲優・不必改換・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一作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或作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韓答劉秀才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衞、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大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子長作史記亦誅。班固獄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上件事並詳見史本傳中。難得倒。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見上注。難得倒。似韓文辨譌。子夏不爲史亦盲。史孔子弟子傳。子夏其子死。哭之失明。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說甚不可逃處。時本作事誤。多有誠如此者。宋本誠一作誠。非是。按此文每段皆就韓公與劉書而破其說。韓云。唐有天下二百年。聖君賢相接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垂後者。不可勝數。又云。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鑿空構立事跡。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今柳以一句破韓兩段。着力尤在誠字。誠者實然也。二百年中文武士雖不可勝數。多有其實事之可考者。據其實而書之。亦何患不可傳信乎。若作誠。便無理。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反覆。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一無同職者以下十九字。）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一本有不字。）沈沒。（按韓公書中有云。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或於決下有必字。考異云。蓋柳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或誤加必字耳。此加一不字。當又因韓有決必沈沒之語而誤耳。）非是。今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總結前意。）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應前。）今當爲而不爲。（責之甚切。）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警策。）難矣哉。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之任二字。○雖句少。極有反覆。）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於其往也・故賞或有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一篇筋骨・下的當・下的當・醫得切・一篇精神・下得好・）

歐文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論作議・○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平說・）大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解上意・）（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驚人句・）（應後句・）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解上意・）小人所好者祿利（一作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一作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應前句・）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一篇大意・）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警策有力處・）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下得好・說少・）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應前・）（下得好・）（左文十七）

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或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帝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注・謂驩兜、共工之屬・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說多・見書舜典及劉向封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一作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書泰誓云云・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

（過挫處・警策有力處・此點字處・皆提起說・如人反說話・五用莫如・錯繳前紂與漢、唐・落可誦・）

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下得好・）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繳前舜・）而稱舜爲聰明（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譬之千鈞・一杪木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有力・）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有力・）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繳前武王・）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縱囚論

（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脈・）

立兩句柱發起・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接得佳有力・此二段格・精神・）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眼目應得出重・）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下兩尤字最精神・先藏此句・不閑・應在後・）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見通鑑太宗紀・）是以君子之難能・（期一作責其・）（結上二段・十分說君子小人・又收得緊・）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寄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疑詞設問・）此豈近於人情哉・（或無哉字・）或曰・罪大

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上既疑了・此段爲太宗解・下字法・

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一篇本意・此二段說太宗骨髓出・警策・

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是此一篇根本・緩緩說下・方說上下相賊語・

是上賊下・下賊上二句・須自前引來・若直說便不好・要下此語・亦如孟子言楊、墨比禽獸・必先說爲我無君兼愛無父

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

之類・驚人險語・

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上既說太宗骨髓了・下如無此段・則文字單弱・前入太宗事・已說六年了・此又說六年・亦

有未盡意・是重疊格・文愈壯愈緊・此文字豐厚處・若使接何爲而可・覺單弱・難・

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

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結盡・欲說不可爲・常先立此句・

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此一句已藏常法意・一句勝一句・此就一字上生意・先說聖

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調盡而意無窮・

爲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按爲君難上下二篇・恐是爲荆公而作・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不得・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訥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一篇主意・先說兩段・後入主意・是文字委曲・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出史記趙括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

承接變化・警策・結精神・實事・

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規模一定。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而往。遂以滅荊。事見史記本傳。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繳。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爲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繇樂用新進。一本無樂字。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

關鎖。此段承接好。宜字眼目。

說病源。

生意。

生意。

含意。

生意。

警策。

警策精神。

解上。

就上生意。

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趙括實事說。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廉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並見本傳。繇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一篇意緯在此。結有力。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眼目。精神。眼目。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上呂選兩宋刻俱以此篇爲下。後篇爲上。而宋本全集反之。按居士集係歐公所手定。今改從全集。○謹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都藏在裏面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下字。撲之未滅而愈熾。煉句。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

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此說根源。有力。）雖無力。禮義之敎。充於天下。於此之時。（強此弱彼。）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應前意。）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此亦應前道理。）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或有昔者。）

（此鋪敍事迹。再整頓說堯、舜、三代起。）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一段中有三節。）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有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說自古以來。自有維持天下道。精密如此。）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以悅

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結得有力・勾上生下・惰・嗚呼・何其備也・事並見禮地官及儀禮、前漢食貨志・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接有力・而被於物者治・有骨・浸之以漸・精神・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此四句繳盡前意・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與前相應・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結

得好。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相應。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載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欲使下二事。故先立此句。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一有之說二字下無故字。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孟子梁惠王上〕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滕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一作遠修孔氏之道。孔氏道明。而百家自一無自字息。〔董仲舒策〕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出。此應上一句。以此所謂修其結此篇意。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者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一無者字。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按丁朝佐云。本論初有上中下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刪去。而先傳於世。今附外集。是以此二篇爲中下矣。又曾鞏考異於此篇題下注云。蘇本貯作本論中。以外集一首作本論下。則此二篇又爲上中矣。玩其

文義。亦未見次第之確然者。但此二篇公意專主闢佛。關係在千古。別集一首。雖統論天下大體。卻切時事爲多。故以此二篇定上下。載之居士集。意與原道抗行。而統論一首。且從屈抑。及公子發乃編居別集。丁云削去者。非也。此何等文而可削乎。但各自爲說。不妨另編入集。此二篇自成上下耳。其實恐外集一首爲先作。若曾氏據蘇本以此篇爲中。外集一首爲下。則又因公既定前篇爲上。則自然以外集篇居下也。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見荀子本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按〕此句原本界畫闢下段。下言民之歸佛。以其有爲善之說。禮義所以爲善。順而導之。則相率而從正。所以由言性善。又以歸、禹治水爲喻。議論實從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來。以此句冒起。然起處首闢荀卿性惡之論。自應以此句打轉作一小束。拖起下文。疑不得以上句爲起段之歇筆。大凡此集謬誤頗多。其顯然者。業爲校正。若此之涉於疑似者。存以質世之君子。

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一字。無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病。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或無爲字。善之說故也。說源流。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主意。使其不知而趣焉

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見書禹貢。）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去下一有其害二字。）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一無而字。）浸之以漸。（血脈相應。）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語見左傳莊二十二年。）自然之勢也。奚必曰。（語新。）火其書而（一無而字。）廬其居哉。（韓文原道。）云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秦所封在雍州之地。故名西戎。秦既強。兼有豐、鎬之地。故曰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如楚武王。吳王僚之類是也。）春秋書用鄫子。（左僖十九年。鄫人執鄫子用之。）傳記被髮於伊川。（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徙陸渾之戎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見語憲問。）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或有之字。）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

賤夷狄。然後王道復（一本作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下得好。）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相應。）勸。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見孟子。）蓋歎（一本作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返。（生救之一段意。）數窮必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一無爲字。）政。皆（以大形）聖人

小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史高祖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一有人者平。夫姦警儆精神。字。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一作而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按）此嗜應前爲善之說。見其所以能惑人處。惑字上下凡三層。下文承上惑字轉。原本於此句下界畫。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賁、夏育之有力人也。古孟軻之辯。孟子。予豈好辯哉。太公之陰謀。見史記齊世家。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綱目相應。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書太甲金縢云・○（史周本紀）厲王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索隱云・共如字・韋昭曰・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宮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息姑、魯隱公名・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如隱元年・公及鄭伯父盟於蔑之類・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

（綱目・綱目相應・聲策・作兩段說攝字・）

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愼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左・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或無其字・甚高之節・結上意盡・難名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生意・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名實字是眼目・妄加於人・而沒其實或作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見隱元年・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解・

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左。隱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意不窮。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穀梁〕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曰。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公羊〕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舉國而反之桓公。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有力。其假。譯不得。聲音。潔淨

春秋說下

此一篇是反駁格。與韓文諫臣論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三子之說。不攻自破。就中輒字侮字。破的言語。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

〔經〕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左氏〕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穀梁〕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經〕宣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公羊〕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惡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一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

（應前。）（奪案。）（此一段則將幸免疑似說。左右攔說無遺處。就中果有果無字是。）（無此字。）（此左右攔說。了無遺處。）

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一作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壯有力・總結前四五段・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上四五段教他無逃處・此方說正題・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

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左〕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一作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此段字字的切・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宣六年云云・見上註・許悼公曷爲書葬・〔左〕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曰・弒君之臣不見

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定四年。會於召陵。侵楚。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尋常到此意盡。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隱三年。左氏曰。尹氏卒。聲子也。公羊曰。尹氏卒何。天子之大夫也。穀梁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要難他人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顯處。令他無可措辭。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纖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誓同。

泰誓論 鋪敍不困。解說分明。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書西伯戡黎云。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職意。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一作惡。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文壯。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

段中關鍵。

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史周紀）時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史周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羑里。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憂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語泰伯作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抑爲倚仰。）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史周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

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詳見史伯夷傳・）彼二子者・始臣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綱目・）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書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疏）詩云・虞、芮質厥成・王室靖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句法・）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警策・）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

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之字呂選宋刻一本作無・按無字其有理・言畢喪伐紂之說・非惟泰誓無此言・卽六經皆無有也・舉六經雖足包泰誓・然以武王伐紂誓師而作・所載年月・惟此爲詳・故以六經與泰誓並舉・下遂就孔子之修六經廣推之・見畢喪伐紂之說既無・則以十一年爲并文王改元而數之者誤・而爲武王之十一年無疑也・若諸本云泰誓六經之同文・則專主泰誓而言・其說稍隘・而下文推廣六經又稍泛矣・今雖未敢卽改此字・亦見古本之存・善讀者深味於流傳疑似之間・爲足以復其初云・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引證辨論・

結斷分析・

繳結梅好・移易不動・

『春秋論結同・

上范司諫書 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一作卒卒。未能也。自小說起抑揚。司諫七品官耳。所以待范文正有此語。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是一篇主意綱目。亦頗說出大處。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自旁說來。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主一事關鍵處。以其有守也。結上意。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二句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亦是頂句。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以諫官比宰相。抑揚眼目。諫官可言之耳。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警策處。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壯。天子曰不可。鋪敘。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語健精神。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

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總上二段並說・怕偏・故以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句轉結諫官上・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鎖不偏・再說前起・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鎖前意說出・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此宰相不如諫官愈大・此一段筆意最高・他人說大止於宰相・今言不如・極妙・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此二字應前・任天下之責・結上・統關式束法・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勾鎖下入文正公・生下・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有力・者文・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總上・而不能料於後也・時本作邪・勾鎖上・生下段・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此段說破・骨髓精神・昔韓退之作爭臣論・見韓文・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應有待。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在下。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欲說下事。先立此柱。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論陽城事最切。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見唐書本傳。欲說下。先立此句有力。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事見通鑑唐德宗紀。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一作邪。謂宜贊好。朝拜官而夕奏疏也。此一段說破。骨髓精神。盡在於此。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警策。一諫而罷。以塞其責。說破骨髓。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下語好。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淸明。雖爲無事。回護。然自餘意。不傷時有含蓄。有意味處。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含意。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自此下皆餘意。鎖得盡。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猶可推。常恨不見用。及用也。

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結得好・是終無一人言也・極有力・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按）公此文・不應置外集・因居士集爲公手編・不入此篇故耳・公意以范公勳業巍巍・而忠言讜論・其爲宋朝諫諍之臣開先者多矣・當時居職未兩月・公之規切・自覺未免太早・非如陽亢宗居位五年・與其諸弟賓客日夜劇飲・韓之爭臣論不得不作也・故公稍自諱之・然在當時已傳誦・范公雖不因歐公之言・而始有所感發・亦見二公之交・各以名義相砥礪・故能相合無間終身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此篇文字象一簡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過得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一作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自下說上・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

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此一段歸在顏子身上。）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語雍也云。）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先抑。語爲政云。）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後揚。）以爲不敢望而及。（語公冶長）賜也何敢望回。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自上說下。）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造語工。）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句佳。）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警策。）（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有異。）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歿。（警策。）（而一作然。）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一無間字。）（繳佳。）

下得好。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繇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湧句佳。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歸自己。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洛陽。○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陳。窒塞處能疏通。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變錯二字。引下來。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自此鋪敍間架去。好看。說剛柔體。分析開便壯。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點犯疏通。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應後。

以進而用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下字主說不好。且說剛好處。好。之三。而四爲大壯。語新。一本畫卦。五爲夫。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夫。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關上意。一篇意結在此二句上。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轉換好。強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不敢用剛。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引證。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繳應好。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總結。臨浸而長。見剛有漸漸方得。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此篇目頭來盡結在此數句上。簡而有力。應前視其時。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時一句。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簡文法。則功可應前。若不說一句在此。前面都不相連。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一作

常嫉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以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主。應入易一句爲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使兩卦初事的當。爲初時事。說見親切處。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於。著應前見文字緊處。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蓄字見不敢用剛意。未始施之於事也。結最有力。依前結歸初字。今其往。尤宜愼乎其初。一有修述二字。

古文關鍵卷二

老蘇文

春秋論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一起六句。應接得緊切。自此振發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公私二字是主。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在上。而天下以懲。一段振發。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在下。而天下以榮以辱。此一句接得緊。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上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此說開。郎曰。如書齊威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赦人之罪。郎曰。如齊侯滅項而書師滅項。晉文召王而書天王狩於河陽之類。去人之族。郎曰。如約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之類。絕人之國。郎曰。如黑肱以濫來齊之類。貶人之爵。郎曰。如齊侯伐山戎而書人之類。諸侯而或書其名。郎曰。如衛侯燬之類。大夫而或書其字。郎曰。如祭叔南季之類。此收得緊處。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辭窮。結盡。此說賞罰中又生一意。立柱。下字工。

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則爲之・（警策・）其何以責天下・（難・）位、公也・（起得好・）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結得盡・）逆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此譬的・此一段略說都未破・自此處看・一似夫子理已窮・）（此略解上意・再難起・）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至此論難似已窮・）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有力・兩句說・不當・先反後救）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方入本意救轉・）曰・此魯之書也・（綱目・）魯作之也・（與後與字相應・）（說破・到此方明說・）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證切・此是先得之意・）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篇根本在下面・）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大抵古人作文・自有先得之意・上面說有力・若

不如此承接。如何稱得上面。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結好。語工抑揚。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句法。應前。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自魯生周意。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就魯使周公事妙。周王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說得意出。以賞罰天下。貫。以存周室。〔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史周本紀〕犬戎既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聖人意雖未必然。在此篇中形容最出。文甚暢。得而已。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與字自此說起。到後。難起。曰。如齊桓、晉文可也。事見左莊。閔僖三公。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此意外生意。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耶曰。如桓公實欲伐蔡。而責楚包茅不入貢。文公實欲求諸侯。而入定襄王。皆陽爲尊王之事。故夫子

與其事而不與其心。（說齊晉破處。）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子。其意曰。有周公之心。（兩句鎖一段。）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結前處。）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此總貫前二段。）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再難亦是意外意。筆力勁健有餘味。）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一唱三歎。）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此引兩事証。）而又詳內而略外。（是夫子無私處。）〔左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公羊傳〕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春秋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語季氏云。）而田恆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語憲問云。）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說夫子以與魯證處。）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左〕哀公十六年。經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預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賢德。殊而異之。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此見精神亦是先得之意。）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公私字是眼目。）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承接有力。）

書也歟。此引外事說。三句說後人作史都盡。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此緊有力。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說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當作。夫子作春秋所以爲當。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就此生出三足意。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意平文妙。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結有力。散耶。

管仲論 老蘇大率多是檃書。惟此文句句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此二段敘事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此說功處。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子內言〕威公用管仲。合諸侯。伐山戎。攘白狄之地。遂至西河。故中國諸侯莫不賓服。管仲死。此段說禍起。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左傳〕僖公。初威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及威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人殺無虧。復立孝公。十傳而至簡公。不有外憂。必有內難。故云齊無寧歲。承接得好。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有力。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

時本作看他反覆處。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左〕莊公九年。鮑叔既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是齊國之治。實鮑叔薦仲之力也。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警策。顧一有其字。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見書舜典及左傳十八年。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家語始誅篇〕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一曰。心逆而險。二曰。好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除。彼桓公何人也。含蓄得好。不說破。顯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起好。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此是本。以對。吾字下時本有意字。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史齊世家〕管仲病。威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威公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十分警策處。三子逐專權亂國。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

公聲不絕乎耳（展轉相生）。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警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警策。）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熟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轉換警策。）天下豈少三子之徒。（今本有語哉字。）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承接眼目處。）仲能悉敷而去之耶。嗚呼。（語新。）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關〻好。）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意新。）（使晉文外事妙。）（不困。）（耶曰。文公之臣。如孤偃、趙衰、先軫、魏犨之流。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耶曰。孝公乃威公之子。立十年而卒。晉文公卒。立襄公。襄公卒。立其弟雍。是爲靈公。靈公汰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彈。宰夫胹熊腳不熟。靈公怒殺之。）（其虐如此。事見左傳。）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耶曰。晉至悼公。猶能九合諸侯。此雖襲文公之餘威。亦猶有老成之人。如趙武、魏絳之流故也。）（通得佳。）桓公之薨也。一亂（時本作敗。）塗（鎖盡。）

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應・）夫天下未嘗無賢者・（接新意・起好・）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又生新意・）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起・）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管內言篇）管子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爲下一有是字・）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埋意・）（按）此句上疑有脫誤・所謂逆知其將死者・必指隰朋而言也・管仲對桓公之間・盛稱隰朋・而憂其將死・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子卒十月・而隰朋亦卒・老泉之意・必謂仲論數子皆不足託國・惟以隰朋爲可・而又逆知其將死・是終無一人也・人之死生・豈可逆料・爲大臣者・但薦其所當薦・不可以此阻人君用人之心・身舌之說・正所謂誕謾不足信者・若非指隰朋而言・則逆知其將死又云誰也・況仲之書・極言朋之爲人・以爲大仁・不爲無所薦矣・唯其又有身死舌焉生之說・不能堅桓公用之之心・老泉正以此破之・不知此處如何脫去一二語也・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使此二事的當・）（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君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魚字鰍・薦

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本傳〕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大繼仁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得好・有力・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繼好・意新又警策・繼得精神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時本作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原本篇中桓公皆作威公・避宋諱也・今改從桓・惟注中未改・見注此者亦出宋人也・

高祖論

此篇須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爲實・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抑中之揚・耶曰平凡六出奇計・且自謂吾多陰謀・其術數可知・說小・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起伏・曰・以刼制項羽・不如張良・抑・耶曰・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羽意・又以齊反言遣羽・羽以故北擊齊・漢王得以經略關東・其刼制項羽・皆此類也・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抑・然天下已定・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使一本作以・中時本作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鎖・應前・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警策・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人實事・

必勃也。可令爲太尉。〔高祖紀〕上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小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時本作氏。非是。下同。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黃黨噲死大有力。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樊噲傳〕噲綰反。高帝使噲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譖噲黨於呂后。卽上一日宮車宴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遷使陳平戒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目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夫喉項莊時。微噲誰羽。則漢之爲漢。未

句法。可知也。〔噲傳〕西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樊噲聞事急。乃撞入營。因責數項羽。羽默然。沛公如廁。間走歸灞上軍。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責項羽。沛公幾殆。譙、才笑反。嗾、素口反。下句好。○〔左傳〕公嗾夫獒焉。注云。使犬聲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出脫高帝。接得緊。亦說得意新。彼其娶於呂氏。噲娶呂后女弟。呂嬃爲噲婦。見斬噲之由。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產與祿皆呂后姪。獨噲豪健。時本作傑誤。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輩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時本或作不。至於殺人而已。樊噲死。或無樊字。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下字。一篇。意至此方豔。以慮爲實。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孝惠六年。噲薨。此數句乃先得謚曰武侯。彼其尚在。彼其時本作使之。非是下方用使之二字。之意。若無餘意。則呂祿不可紿。此數句。則無力。太尉不得入北軍矣。〔高后紀〕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乃使酈寄紿說呂祿。使祿歸將印。而以兵柄授太尉勃。故勃得入北軍。或謂噲於高帝最親。〔噲傳〕噲以呂后弟呂嬃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韓王信、黥布王

淮南、盧綰王燕。而綰又最爲親幸。〔綰傳〕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又同日生。出入臥內。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高帝十一年春正月。信謀反長安。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布反。追斬於番陽。十二年。陳豨降。將言盧綰與豨通。謀反有端。上發兵擊之。後亡入匈奴。警策。有力。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乎、勃者。遺其憂者也。

審勢

立一篇大意起。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注見歐陽文本論下。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臆。代之

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詳記明堂位註・見前春秋論・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前賈誼傳〕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遑也・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尙・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尙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主意・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折與屈者・綱目・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一篇筋骨・在此數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節制天下強弱之勢也・節一本作裁・○郎曰・陸宣公奏議收河中後請罷兵狀云・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

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荀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荀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擅惠之德。則其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公威惠之說。頗采諸此。

反說。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未一本作末。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

就喻結一段。

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語新。）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幷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而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統結二段。）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

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戎翟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甚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

綱目・

轉好・

又轉・

回互・

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考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幷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衞・趙、魏、衞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事見史記田敬仲世家・）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一本爲作焉・而作無・此以上焉字屬上句讀・）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捷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又勢・

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罰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

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炮烙斬刖列之地。荀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

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同上）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一作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耶曰。管子一書。其間多言法令。）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耶曰。謂狐偃、趙衰、先軫、魏犨。）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立結勢字。）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上富丞相書（此篇須看曲折抑揚。開合反覆。節奏好。）

往年天子震怒。（一句重一句。）出逐宰相。（自此皆一枝一節。）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一作相。）與天下更始。（責望重處。）而閣下

之位・實在第三・仁宗至和二年・陳執中罷・文彥博充昭文館大學士・富弼監修國史・並同平章事・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間架鋪敘處・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間架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此處難了又解・解了又難・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解・難・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一本無不字・皆曰賢人難・焉・或者解・彼其中則有說也・此應後・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如砥柱立中流・再生意・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一篇意・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

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見難處十分。）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結上意。）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見禮記明堂位及書君奭。）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回互兩全處。或有者字。）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語精神或無此字。）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意好。）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見理未到。語病。）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警策。最要人看出精神。）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

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結得好。下句好。）而無益於當世。（深責富公。）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激結淨潔。）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前陸賈傳）陳平以諸呂擅權。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賈乃襲入說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其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後果令絳侯入北軍。遂平諸呂。）太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警策。）曩者今上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寇萊公傳）準再入相。屬眞宗被疾。丁謂附會用事。中外匈匈。準以社稷安危爲計。義形於色。謂等深憚之。故及於貶云云。）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一本有盡字。）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

亦急遂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文正公傳）公爲參知政事。請先罷轉運按察使。五品以下任子例。溥其恩。按察使既多所舉劾。又任子恩沛。僥倖者不便。遂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道除鄧州。以疾請知鄧州。徙桂州。又徙青州。會疾甚。復請知鄧州。未至。卒。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首尾相應。）（含不盡意。）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字是眼目。）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與生奪。）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一篇綱目。）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過接好。）（見意。）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鋪敘間架。）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

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鐵）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下字）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或作夫）天下後世之譏。（如人反說話）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雄健）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或無暇字）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詳見論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不暇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壯）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或無之字）不能自處

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亦用反語綴。）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時本作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或無以字。）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不甚時本作甚不。）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應前。）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

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郎曰。況自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或仍前作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歐陽公撰墓志）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淸深。孟、韓之溫醇。（孟子、韓愈。）遷、固之雄剛。（司馬遷、班固。）孫、吳之簡切。（孫武、吳起。）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草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唐劉蕡賛）武帝三策。仲舒所對。皆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言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文見前漢本傳。）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自比。文見前漢本傳。）惜乎今之世怠不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間、權謀、項籍、子貢、孫武、六國。見十篇。）尙有山田一頃。非因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句法健。）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首尾相應。有收拾。）

有闕疑。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結健。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呂選一本云。此篇原無品題。不敢附入。○按呂本兩宋刻評語多同。惟此篇一有評語如左。一全無評語。而篇末有此注。今從其有評者。蹈寥寥數處。或後人所添。亦彷彿其遺意也。

東坡文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一作知。可知一作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於一作爲。區區之論。以綱目。

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立一篇意・過接快・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世之學老聃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史本傳・莊周・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本傳・楊朱、墨翟、見孟滕文公下・田駢、慎到、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申不害、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之徒・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史本傳・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孟滕文公告子云・是以荀子

門・人之性惡・見性惡篇・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見修身篇・孟子既已據其善・下字・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記中庸云・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

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孟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荀卿論　此篇前寫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浩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贊好・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

一篇綱目・下得句語好・

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過接處不發力・應不敢言・便是前不敢放言高論意・此言夫子不爲異論・欲說荀卿不好・使李斯引人來・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史記李斯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遂辭於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或作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

開・合・主意・世與獨兩字・下得極妙・見荀卿爲異說處・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見非十二子篇・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

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見性惡篇。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結精神。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警戒。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應前獨字。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此說夫子三代周公。烹滅三代之諸侯。見得他罪大處。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前漢刑法志〕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立意・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綱目・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開之於遠・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鞅著書五卷・號商子・非著書二十卷・號韓非子・大抵皆刑名之說也・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合之於近・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有礙理處・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關鍵好。警策。）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幹。）。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時本有亦字。）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君（一作君。）之所爲。刃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於（一作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道理。）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申韓本傳贊。）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一作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段中一柱。又綱目。）

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結不盡意。）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孫武論（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惟出於三患之外方可用。卽聖人之事可見。而或者之言不足信。）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如作戰、謀攻、火攻、料敵應變等篇云云是也。）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道之爲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或有而字。）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

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

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失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見孫子始計篇・）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留侯論（格製好・○先說子房受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僊姿之役・使之忍小恥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一篇綱目在忍字・）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一篇意在此數句・）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子房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可取履・良愕然・欲搏之・爲其老・迺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老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

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爲王者師。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常習讀。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神。應怪字。今本作物。說上事出。亦已過矣。立一句斡旋。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警策。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勇。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或無已字。危矣。一本無蓋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觔。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詔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千金之子。句新不陳滯。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或無之可字。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好。計。荊軻嘗刺秦始皇。聶政嘗刺韓相俠累。皆見史記刺客傳。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或無之字。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的鮮

（輕說過。）腆而深折之。（按）此句評云輕說過。非是。自且其意不在書提起。一路曲折議論而來。其意注在此一句。語脈甚重。言挽回子房。全在此處。且以一句包括史記直墮其履一大段文字。見得老人愈倨。子房愈恭。少年剛銳屈折盡矣。變化子房。妙用正在此處。豈區區兵法一書能爲王者師耶。此處作者非輕敘過。說者亦不可輕拋過。此爲失評矣。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或作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左）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山。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至以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一句生二新意。）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牛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皇下或無帝字。）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餘意。）（文勢如一波一浪。）（按）此亦不可謂之餘意。作此文先有此主張。子房之上。自當爲漢輔。能忍不能忍。豈以子房一身言。則爲正意。以相漢祖言。則爲餘意耶。此與潮州韓文公廟碑後評語。俱爲失之。項

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傳）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多詐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旦夕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蹈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漢王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歸結好・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一有能字・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歸得好・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繳結得極好・嗚呼下原本有而愚以爲四字・一按一此四字必非浪着・當是初藁所有・其意承太史公以爲轉脈・或嗚呼下另有脫句・而後接以此四字・今雖不敢從・存之以見其疑・且俟再考・○（本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乃若婦人女子・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疆錯論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爲治平・有七國之變・○此篇體裁好・大概作文要滴滴引入來・

有一篇起頭・有一段起頭・起頭言語・說景帝時・此說七國必反意・與起頭對說・此一段是削之不削二句意・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

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兩段分說。）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轉換結上二段意。）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暗說錯。）（此句便見錯小了。）（起好。是一段起頭。一篇主意。關鍵警策。綱目在此。）（一字。無以難無窮。）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壯。）必集於我。（入事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輕過去。）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或無此二字。）（鼂錯傳）云。錯建言宜削諸侯。景帝聽之。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一本有之字。）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或無之字。）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與前相應血脈。）不拔之志。（前後有意來用此事。）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見史本紀。）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前數句骨子先得此意。有此意。）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方使禹來。）夫以七國之強（說七國。）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與當然相應。）而制吳楚之命。乃爲（筋骨。）（句壯。）（不粘綴。脫洒。略

後相應。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本傳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自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此數句起得好。難。跳。）如牛波淺瀨中。忽跳起一浪。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一作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此方言無盎亦死。）錯亦未免於禍。（本傳上問袁盎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諸侯制奪之地。以故反。今計誅錯。發使赦七國。復其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遂斬錯於東市。）使者。（此以下文氣長。）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逆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與錯措置。）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綱目關鍵。下語警策處好。）使不至於累其君。（教錯畫策。）則天子將恃有力。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壯一無袁字。）盎。可得而間哉。（至此文字最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餘意。）則無務爲自全之計。（把自全結意好。）使錯自將而討吳、楚。（與前相應。）未必無功。（嗟夫以下一段。近乎緩。惟前有日夜淬礪幾句有力。雖緩亦前後相應。做文字要知此處。）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王者不治夷狄論 統體好。前面閑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人意外。說戎。乃筆力高人處。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何休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至魯。明先自治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過於一作如。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書公如齊。齊桓公之類是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衞、陳、鄭之屬。皆齊、晉相與之國。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書州如荆人來聘之類是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衞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

說大意起頭有力。

句有力。

節處有力。亦使得體。

立二段。若無此結。便不成文字。亦本原毀散說。若不如此散說。都無氣。此等皆是放散錯綜處。

此是段中有力處。

此二段中有力處。

段證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有力處。）

（郎曰。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再整頓說起。解前意。）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下字好。意在後。）（郎曰。如書齊恒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郎曰。如齊威滅項。則書師滅項。晉文召王。則曰王狩之類。）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郎曰。如荆之入蔡伐鄭。則以州稱。至於來聘則曰荆人焉。所謂善累而後進者類也。）有惡則略而不錄。（見所以不合。）以爲不足錄也。（郎曰。商臣殺其君頗。上書楚子卒。所謂略而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統貫有力。）（一無偏字。）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幹前後意。此句最得體。好。）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按〕〔舊本多無下不字。今以前後文義考之。當有不字。不敢從呂本。）則其純者可知矣。（幹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說甚了。他又生意。意外一筆好。虛在此。說正意了。自此以下。一句轉一句。）

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看上說戎狄全無分解處。人皆以爲則是重深絕不治處。今乃出人意外而說戎如此。乃見其筆力高人處。或無以字。）治夷狄。（此柯說過。便見後不治繳結有力。結前後意。）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說入中國來。）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見不治治之本意。）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結得盡處。）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過好。）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關貫上面。無此則散漫。）（原本無疾其二字。今從別本。）

孔子墮三都（志林。○此篇須看他便事相形。）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公羊〕定十二年。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孫氏將墮費。公山

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左〕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言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銜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以微失奏免融官。後下獄棄市。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改入。雖子家羈亦亡。〔左〕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寢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

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藏互孔子處。）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史孔子世家）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態。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遂適衛。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史齊世家）平公卽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田氏卒有齊國。（晉世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韓、魏、趙皆命爲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三分其地。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左〕昭二十六年云。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孟公孫丑云。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左〕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王於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我是以知孔子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陳前十六十四年。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見上註。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左〕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諸臣多聞。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陬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左〕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柔納衛侯。即出公也。文子欲納之。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志也。

秦始皇、扶蘇志林。○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由蒙毅傳趙高者。論贖法也。秦王以爲中車府令。高有大罪。當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篤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

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一作未反・）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事見李斯傳・）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設一句意・）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內・）爲謀臣・（恬傳）恬將三十萬衆・威振匈奴・（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嘗爲內謀・）雖有大奸（幹・）不幸道病・禱祀山川（轉幹好・）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此轉最高・便見得無內外相形・）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關紐有力・）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此一番若斷而續・盡而生・上既說智・下又說不在智・警策・）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或有者字・）也・自有（或無有字・）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漢宦者傳）云・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固辭・因言中常侍曹節等（女邪徵寵・宜止封賞・）時帝多嗇私藏・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強上疏力諫・）後唐張承業・（五代史張承業傳）承業、僖宗時宦者也・後事莊宗・盡心不懈・

（說破・）（指出好底說・）（警策・）

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說閻寺不好了。又將二個好人來說破。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後聞莊宗已諾諸將即帝位。承業力疾苦諫。願復唐之社稷。莊宗不聽。又說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即曰。桓、靈、肅、代之世。宦官如曹節、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皆專權用事。濁亂天下。事見後漢并唐史宦者傳。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李斯傳〕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始皇詔高教習胡亥。使學以法。〔又佞幸傳〕弘恭、石顯。宣帝時皆任中書官。恭爲令。顯爲僕射。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欺他過了。精神骨髓處。輕過了。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說二君與庸。代一般。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一無親字。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再生難起。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陳勝傳〕勝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眞僞相形處。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轉應後。意盡方說起。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難得好。蘇子曰。嗚呼。嗚呼起得好。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句法。以參夷爲常法。下得好。人臣狼顧脅息。見得法酷如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

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名。（纖好。）然後知爲法之弊。（〔戰國〕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極。）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纖好。）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或有而字。）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制客傳〕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臣皆惶。亦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亦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者陳殿下。非有詔。臣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言有自來。）二人之不敢復請。（或有也字。）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此一節斷盡。）豈料其僞也哉。（又生新意。反復論極正當。）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理正。）則平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喉目。）無所投其隙。（警策。）倉卒之變。（辭理俱到。）（戰意幹。）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轉佳。）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或有力。）（或有商字。）鞅立信於徙木。（〔戰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立威於棄灰。（鄙曰。鞅法。棄灰）

於道者刑。刑其親戚師傅。郎曰。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公子虔復犯約。遂劓之。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見得非平易忠恕。雷電鬼神不可測或有識字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獄成。鞫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繳上意。此轉就用法中生意說起。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一無者字。漢武、或有與字。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李斯傳〕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莫也。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戾太子傳〕江充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太子急。遂捕斬充。因發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起一句在此方說。此一句說李斯之智。蓋足以知破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之。以虛作實也。

范增論

這一篇要看抑揚處。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且義帝之立一段。又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換起放開說。見得語新意相屬。又見一伏一起處。

敘范增去時事。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並見項羽傳。蘇子曰。委曲。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抑。主意。獨恨其不早耳。先難起。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自此漸次難入。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高祖紀〕沛公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當於是去耶。曰。否。兩全增、羽。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句法失之直。有此二段。猶有君應上不早意。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至然後見曲折。不倒。曲折下得好。此方微露正意。

敘羽殺卿子冠軍事。

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晨朝義。卽其帳中斬義頭。羽鋪敘。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三事。綱目。要說義帝。先說陳項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起佳事切。增爲謀主矣。轉好。〔同上〕范增說項梁復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

之。從民望也。（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幹轉好。是關鍵尊處精髓處。）而斥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兩句眼目。說得骨髓出。關鍵切而當。）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好轉筆力。解陳平處。）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綱目。文字出沒。精髓。出脫陳平。一作語。）（高祖紀）項羽怨奪破項梁。顧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與諸老將皆謂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識。卿子冠軍於綱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自此解殺冠軍殺義帝。）（羽本紀）懷王見宋義與計事者。義帝卒不許羽。而遣沛公。（羽怨之。因以爲上將軍。）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壞。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此二句是羽殺冠軍、殺義帝之自。最道得好。）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綱目。大抵文字要用無作有說。須漸引入。轉無爲有。）（此是證羽殺義帝疑增之本。）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筆力高。此下總說。放增一頭地。）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語壯。壯。過得好。）

增年已七十。（同上）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警策。抑。關鍵。今本或有抑。名字。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操縱。揚。（高紀）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擒縱。增亦人傑也哉。揚。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後面須說他些子不好處。此論前說增不足道。後卻說他好。乃是放他一線地。

厲法禁此篇段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一本制下有爲字。今從呂選兩宋刻。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精神。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精神。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狗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郎曰。以左傳考之。渾敦出於帝鴻氏。窮奇出於少皞氏。檮杌出於顓帝氏。饕餮出下字。

於諸雲氏皆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史商鞅傳）秦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韓非傳）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一作賦）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

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精神眼目處）。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一作是。）宜其天下之不心（一作心不。）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一有之加二字。）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煩。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句工。）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好。）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一本有於字。）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前張湯傳〕湯劾鼠。訊鞫論報。〔注〕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斯以爲刑不上

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選舉志名每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秩滿・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倅州有司詳視善惡殿最云云・〕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與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轉好

結有力

倡勇敢

綱目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

相應

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一本作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之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阻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

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刼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譬策・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韋昭注云〕決、鈎弦・拾、拾罷・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禮圖云〕決以朱韋爲之・〔按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決、所以鈎弦而開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若無決極・放弦挈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卽今世所用包指是也・遂、捍臂亦以朱韋爲之・〔按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卽今世所用套袖是也・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一作而・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一無作文妙處・

之字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一作人・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或有帝字・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漢武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征大宛・天漢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將兵出朔方・征和三年二月・又遣廣利出五原・廣利敗・遂降匈奴・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作文妙・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或無下其字・天下之禍・莫大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

外視內顧・莫有一人一本有出爭二字・先奮而致命・而士一有卒字・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按〕公嘗有辨試館職策問劄子・其間一節云・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卽此策是也・則所謂西戎之叛・卽景祐元年冬・西戎寇邊・康定元年・劉平戰敗・冬・葛懷敏又敗・慶歷元年・任福等又敗・三年・元昊來納款・至嘉祐六年・公舉制科時・蓋十有餘年・謂此事也・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耶曰・名惠勤・餘杭人・歐陽公有非此之樂三章・爲勤作也・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史記鄭當時傳・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下字・其爲人・

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歐公本傳云〕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然或無然字。士之負公者。亦時轉換。有之。或無之字。○郎曰。歐公亳州謝表云。未乾薦論之墨。已彎射羿之弓。則士之負公者可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下字。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一有已字。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或作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此數句關鎖上二段。又警策。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一本無其字。非是。按其室、指惠勤佛院也。公時倅杭。故云爾。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

〔東坡志林〕題文忠公送惠勤詩云・始余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諶背臚・道人有道心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遊矣・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一無也字・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東坡自杭倅移守密州・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關鍵上一段・

一篇都總在此一句・

六一居士集序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夸・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下兩句承得好・〔唐子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戶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見孟滕文公下・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

大說・

小說。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史記列傳云〕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法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又云。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少好刑名之學。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前陳勝傳〕勝、字涉。譬策。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秦二世元年。將兵徇蘄以東。勝乃立爲王。號張楚。於是郡縣皆殺其長吏以應勝。迺以庶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本紀〕高祖姓劉、諱邦。字季。漢五年卽皇帝位。〔本傳〕項籍、字羽。下相人。季父梁。家世楚相。陳勝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舉吳中兵得八千人。徇下縣。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說可以配禹。方秦之末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孟滕文公云。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

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昔以老、莊亡。（晉史）劉何晏等祖尚老、莊之說。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以至於亡。（南史）梁武帝崇尚釋氏。民無不從風而靡。故卒有侯景之禍。梁遂以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韓愈傳贊）輕重。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一千餘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貫前。）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歐陽公傳）修性亢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殺機穽。見得必直前獨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其志氣故自若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並仁宗）

年號回互。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瀧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仁宗年號。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喚起。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陽公有四子。發、奕、棐、辯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豐贍不窮。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洲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此是二句起頭。）（郎曰。申卽申伯。呂侯乃姜氏。卽甫侯也。初爲呂侯。後爲甫侯。〔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說爲列星。（〔莊大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五箇失字。如破竹之勢。）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此四不字亦有力。）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一有而字。○郎曰。愈傳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贊云。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

帶。愈獨喟然。引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以愈爲不可教。於是中外駭懼。裴度曰。愈內懼至忠。乃貶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師。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然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卻。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進。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洪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雨山則雨云。蓋來正當秋雨節。陰氣晦昧無雲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一掃衆峯出。卽見突兀擎清空。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驅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愈爲文投溪水中視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數日水漲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而不能彌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悉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疎。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鎛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鬬。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一無之字。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

學徒。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一無而字。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餘意。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按〕此非餘意也。文爲潮州建廟而作。潮人正恐公不眷戀潮。故說爲此言。以解其惑。見得其神無所不至。故起手即以生有自來。逝有所爲立論。已注意於此。前是泛論。此正解題處。不可看作餘意。集中評語多切當。似此失其本意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餘意精神譬策。勅魏、

晉以還・學者浸陋・不足以名家・而韓愈晚出於唐・慨然以羽翼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後世儒者頗宗焉・宜有追褒・仍躋從祀・厥惟光顯・以覩將來・宜特封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日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於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埽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郎曰・言公與李、杜相上下・〕汗流籍、湜走且僵・〔郎曰・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附見本傳後・〕滅沒倒景不可望・〔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作書詆佛譏君王・〔愈傳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大人奔走傳路・愈惡之・乃上表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楚詞九歌云〕九疑紛兮並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楚詞九歌云〕九疑紛兮並迎・〔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漢武巡狩・祀舜於此・〔海外經曰〕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離騷九歌・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王逸云・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沅、湘之間・〕祝融九驅海若藏・〔大人賦云〕祝融驂而蹕御・〔張揖云〕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韓文南海神廟碑云〕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東北西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洪慶善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帝。西海之神曰蓐收。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爲火正。遂以爲南海神。而不知自有所據也。〔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以上三句註。宋本脫去。

犧牲雞卜羞我觴。〔犧者犅牛也。〔郊祀志云〕立粤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

於餐荔丹與蕉黃。〔愈羅池廟碑銘云〕荔子丹分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愈雜詩云〕翩然下大荒。

被髮騎麒麟〔洪內翰邁容齋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妙。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者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王仲儀眞贊敍 原題云。井敍。東萊先生嘗取其敍。故去井字。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立兩段起。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有力。結前二段。

聲策。

大策・安大衆・呼之而來・揮之而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鎭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讙亮・虜卽日解去・公至・見得寬緩不道處・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原本此下不載・按集內無不全之作・獨此專取其敘・恐讀者生疑・故幷其全篇載於後・而壓則仍其舊・以見去取之意・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欒城文

三國論 此篇要看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

句法好不枯。

主意綱目。

轉得住。

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筆力到・）（說項籍大處・）（一作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咤叱・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文勢勝・）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聲策・有力・）（郎曰・項籍力拔山・氣蓋世・所向無敵・高帝或至沛門謝籍・或跳身而遯・或堅壁不敢戰・其鈍如此・然孩下之戰・卒能擒滅項氏・）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一作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知而勇（應不智不勇・）（抑・）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聲策・）

高祖。〔三國志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皆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謂建都關中。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韓信、彭越皆楚人。高帝反收之以爲己用。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郎曰。籍欲興帝挑戰。帝數籍十罪。且云。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與公挑戰。其深折籍皆此類也。事見高紀。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揚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抑。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切。則非地也。錯綜。〔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留張飛、關羽據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之益州。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應前三段極好。〔先主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先主盛怒不許。二年夏。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奔舊舫。由步道還魚復。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抑。先主領徐州牧。袁術來攻。先主相持

經月。後先主爲曹公所敗。復奔袁紹。困於呂布。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而狼狽於荆州。劉琮降曹公。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襄陽。曹公急追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遁走。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揚抑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右三國論。最要看反覆抑揚開闔法。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或作邁。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

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於其中。一本無於其中三字。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受一作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一作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奮一作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一本兩無字下俱有以字。宜去。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或無也字。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或有而字。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一作馭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傳）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去繩檢。電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稚席。主德衰矣。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妙。）天下日（一作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林甫傳云）林甫居相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林甫病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卽說帝用藩將守邊。帝然之。因擢安祿山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邊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世之人君苟無好善（原本作惡。疑誤。）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或無其字。）爲善之實。天下之（解。）善。固有可（時本有以字。下同。）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一有爲字。）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或作實。）之以善。古

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佞幸傳）石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遷特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常使至諸官有所召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訴・天子以爲然而憐之・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顯因蹻貢禹於天子・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爲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譖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人之將欲爲此彛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妙・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遁禍是也・（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今謂君惡於吾・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惡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我得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公曰・不可與政・吾將圖之・驪姬曰・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結妙・

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或無自字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南豐文

唐論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處。

文勢說起。只歸在莫盛於太宗一句上。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又過接。更十八君。

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自前說入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立三段間架。）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以字變作有字。有字變作無字。）賦役有定制。（是句法。）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按）東萊評句法之變。言不能盡。使人自會。自以租庸任民六句說起。以下轉相承接。變化八樣句法。句句有關應。一層進一層。無非言太宗立法之善。如此鋪敘。不冗長而有意味。）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句好。）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此幾句是間架說太宗處。）（按）田野日闢以上。分嚮前文。此二句又是總結。東萊評云。此幾句是間架說太宗處。所謂間架。變換句法。或分或總。皆間架也。是間架說太宗處。謂是用間架法說太宗。亦帶俗語。如戰國策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幾句。評云是說孔、孟活法也。）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此三段是間架說太宗得處。）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結。）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鎖處以先

王說·則提綱起好·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自此以下放開說·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抑·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揚·此二段說得失·看莫不二字·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抑·四夷萬里·揚·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抑·說入太宗·得失二字·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二段·再總說自古難得如太宗意·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一無而字·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一篇警策眼目都在此·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就民字下生士字·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愷之於舜·八元、八愷出左傳文公十八年·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下語好·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

不遇。雖太宗之爲君。（回互好。）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救災議（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兩句綱目。）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此一段文字有操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抑揚。）雖主上憂勞於上。（結。）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關鍵破前說。）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結前說。）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關鍵破前說。）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應。）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

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作文好。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散說文暢。以偸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下得好。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常計也。算得分明。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

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率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轉。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結。而患之尤甚者也。注下意。結前生後。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回互。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

不重說盜賊。文字有

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驚・國家何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回互・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前說害・自此以下說利・說利破有司說・獻策・應・說利害分明・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與前相應・得劉向文字體・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

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文字・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

罄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結・

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前食貨志〕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同上〕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蒭

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文・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應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總

戰國策目錄序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太羹元酒・當子細味之・若他綠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傳在前漢書・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

盡兩宋刻作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平說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破向說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下字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要說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愈難不可改者。不是孔、孟強天下以太古難行之事。最有力警策處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說孔、孟活法。而爲當世之最有力警策處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轉換好。接得自然處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應上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說破有力。如是而已。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文字相承好。不費力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說出骨髓其設心注有上三句無下二句。文字弱。

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說戰國策士破骨髓。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其害猶可掩。而蔽其患。轉佳。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害掩不得。卒至蘇秦、維陽人。事趙爲從約長。並相六國。後之齊。爲刺客所殺。商鞅、衞之庶子。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車裂以狗。見史本傳。孫臏、孫武之後。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事魏得爲魏王將軍。涓疾臏。以法斷其兩足。見本傳。吳起、衞人。魏文侯以爲將。又事其子武侯。後之楚。楚悼王以爲相。爲楚貴戚所害。見本傳。李斯上蔡人。事秦二世爲丞相。後斬於市。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六國爲秦所滅。秦王子嬰又降漢。事並見史秦紀及六國世家。其爲世之大禍明矣。結住。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過換好。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結有力。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餘意。一作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應鎖好。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結有力。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雖平易中有千鈞之力量。至此一段。甚有力勢。

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五字。）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至此前之意思都一正。）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一無云字。）（有許多事不可廢。）

送趙宏序（句雖少。意極多。文勢曲折極有味。峻潔有力。）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句清。）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敘事說。）問過余道潭之事。余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余不能知。（句佳。）能知書。（轉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下句好。）（下句好。）

爲無事。（應前。）襲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下句好。）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結此一段有反覆。）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有力。）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囚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此二句意欲不用兵。）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換好。）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結好。）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歷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宛丘文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衞綰。事見前漢本傳。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結。古之知人者。立一篇綱目。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眞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關鍵。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見本傳。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刼委蛇曲折處。此周旋和緩處。若便以亞夫不納文帝一段。切。

接·則文勢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易以勢刼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首尾救護處·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事見昌本傳·此救文字手段·轉不好事作好·使高祖·周昌得兩全·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回互·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一作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綱目·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承上好·治大者莫

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量（譬切・）國人之足而爲之（一本有也字・）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衆・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不失鬻屨之利・夫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人之（一作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一作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奸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爲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下字・）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一有之字・）法（喝起應綱目・）果何爲而起歟・

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之一無之字。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一有可字。以臆度之區區。而預下得好。盡天下之委曲。警策。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餘意。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

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不失爲利者爲之也・一本不失作擇夫者下有而字・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古文關鍵舊跋

失姓氏

余家舊藏古文關鍵一册・乃前賢所集古今文字之可爲人法者・東萊先生批註詳明・觀其書・當與文章軌範並行於世・不敢自祕・因命繡諸梓以廣其傳・爲學文者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跋

右東萊呂子古文關鍵上下二卷。久乏雕本。余家自先公司寇藏有宋槧。其所評閱。抉摘心髓。開示來學。與世眼迥別。顧其間棗木失眞。誤謬頗多。張君漢瞻寢食於古。向爲先公所亟賞。因請細加勘定。呂子之書。既可爲學文之準。則得張君而刮發幽翳。可以灼然無疑矣。余之無似。亦曾奉庭訓於先公。遍考宋、元以來善本。較其同異。庶幾佐張君之商搉。以無負先公遺此簡篇焉爾。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文關鍵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七七上